夷堅志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夷堅志

(一)

洪邁撰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夷堅志

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總四百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以後流傳甚罕。胡應麟博極羣書。祇據王景文夷堅別志序。知其義例而已。四庫所收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民間頗不易得。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刋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坊刻二十卷本。雖從原書摘出。又出分類本下。是不但全書不存。卽正集二百卷。若存若亡者。亦數百年。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郡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于汪閬原。閬原歸于胡心耘。余從胡氏得之。中有玉蘭堂印。衡山文氏舊藏也。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夷堅之名。蓋取諸此。自來志怪之書。莫古于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干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于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爲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旹省退錄。節錄其文。推挹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說之淵海也。琴希洪君搜刻先世遺書。不遺餘力。聞余得是書。寓書慫恿梓行。因付手民。以塞洪君之意云。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陽月。歸安陸心源撰。

夷堅志序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覽博聞。好奇尚異。游宦四方。採摭衆事。集成此編。分甲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十三四事。譬諸小道。亦有可觀。載攷其序。乃知此志鏤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閩本。而古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鋟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檢諸卷。遺缺甚多。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於文房中尚存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本閩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愚固摭浙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廉使相公陳先生居濟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卽命工鏤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葺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全書矣。□□□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十九事

孫九鼎　柳將軍
寶樓閣呪　三河村人
鐵塔神　觀音偈
劉廂使妻　天台取經
冰龜　阿保機射龍
冷山龍　熙州龍
酒甀香龜　僞齊咨證
犬異　石氏女
王灭常　黑風大王
韓郡王薦士　宗立本小兒

第二卷十四事

張夫人

齊宣哥救母
龜報
陸氏負約
謝與權醫
神告方
武承規
第三卷九事
萬歲丹
陳氏負前夫
段宰妾
祝大伯
邵南神術
第四卷十六事
鄭鄰再生
鼠報
陳苗二守
玉津三道士
張彥澤遁甲
趙表之子報
詩謎
崔祖武
李辛憤冤
李尚仁
資道人
鄭氏得子
吳小員外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缺
俞一公
水府判官
侯元功詞
孫巨源官職
項宋英
第五卷十九事
宗回長老
陳國佐
許叔微
人生髓
閩丞廳柱
蔣通判女
劉氏冤報
蛇報犬
蔣保亡母
方客遇盜
陳五鉄報
驛舍怪
胡克己夢
江心寺震
義鶻
巾山菌
陳良器
黃平國
皮場大王
葉若谷
江陰民
蔣寧祖

李氏乳母缺
林縣尉
第六卷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李似之
宗演去猴妖
絳縣老人
張諫中篆
倡能詩
周史卿
第七卷二十事
蔣員外
法道變餓鬼
張屠父
龍翔行者缺
趙善文
俞一郎放生
胡子文
福州兩院燈
黃子方
鳳池山
猾吏爲姦
李少愚
張佛兒
陳承信母
蔡眞人詞缺

劉粲民官缺
不葬父落第
島上婦人
仁和縣吏
金釵辟鬼
熾盛光呪
第八卷十七事
吳公誠
佛救宿寃
永福村院犬
南陽驛婦人詩
劉氏子
黃山人
閉糴震死
梅三犬
羅鞏陰譴
禍福不可避
查市道人
周世亨寫經
搜山大王
海大魚
金四執鬼
京師異婦人
金剛靈驗
王彥楚夢中詩
潘璟醫
饒州官廨
不孝震死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十四事
鄒益夢
花果異
絢紡三夢
俞翁相人
惠吉異術
張琦使臣夢
蔡振悟死生
第十卷十九事
桐城何翁
紅象卦影
草藥不可服
賀氏釋證
盤谷碑厄
王李二醫
黃履中禱子
黃司業夢
宗本遇異人
卓筆峯
周濱受易
許氏詩讖
龐安常鍼
譚氏節操
南山寺
昌國商人
孟温舒

盜敬東坡
惠兵啫聲
觀音醫臂
佛還釵
歐十一
第十一卷十八事
梅先遇人
瓦隴夢
陳大錄
李邦直夢
張太守女
張端慤亡友
五郎鬼
何丞相
橫山火頭
鬼呼學士
廖用中詩戲
李八得藥
佛救醼胃
食蠏報
促織怪
蔡衡食鱠
趙敦臨夢
大庾震吏
六鯉乞命
東坡書金剛經
潘君龍異
松江鯉

第二十卷十五事
林積陰德
雷震石保義
縉雲鬼仙
京師道流
汪彥章跋啓
高俊入冥
誦天尊止怖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十八事
秋侮卦影
傅世修夢
楊大同
婺源蛇卵
鄭升之入冥
林氏富證
食鱔戒
亘和宮人
倉卒有智
六合縣學
鼠壞經報
僧爲人女
死卒致書
樊氏生子夢
董白額
鄭氏女震
黃十一娘

謝希旦
范友妻
馬簡冤報
了達活鼠
第十四卷十八事
開源宮主
王刊試卷
吳仲弓
董氏禱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缺
鶴坑虎
許客還債
潮部鬼
第十五卷十七事
盧熊母夢
婦人三重齒
陳昇待官
魚顧子
漳民娶山鬼
楊暉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鉼
犬齧張三首
應聲蟲
猪精
羅浮仙人
方典薄命
第十六卷十五事
衞達可再生
車四道人
李知命
碧瀾堂
二兔索命
雷震二蠻
陳尊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虵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郁老侵地
女子穿溺珠
光州墓怪
戴氏宅
蒲大韶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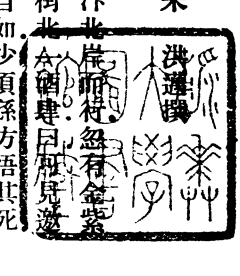
升平坊官舍
鄭畯妻
吳公路
第十七卷十五事
土偶胎
人死爲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巴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第十八卷十六事
楊靖償冤
赤土洞
晏氏嫗
化成寺
永康娼女
倪輝方技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楊公全夢父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資州鶴
邵昱水厄
余待制
趙良臣
東庭道士
第十九卷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宋應辰
乘氏疑獄
李舒長僕
天津丐者
貢院小肯
黃氏少子
恩稘所稘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鵲
第二十卷十二事

木先生
王壁魁鷹
鄧安民獄缺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斷妬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宋　洪邁撰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泯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虢也指街北小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霄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子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卽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祕其事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蔡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眾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眞也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眞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尙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眾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顚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孟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眾競挽留之曰和

尙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尙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眞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脈。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問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卽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塍。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塍心知其代己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訖。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千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天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寘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爲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葦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澮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瓶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駝大四寸計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窒蠟卽瓶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僞齊冊證

僞齊受册之初告天祝版吏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毀我

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牓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衞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竇抱一大册。降堦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册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罹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眞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

眞容。且有媟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蹤爲關鬩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値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怏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叚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閹。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欠。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蹉跌。密窺之。呀然一夜叉也。嫗既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眞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閹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前。語言猥利可喜。問

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噀。立化爲小朱虵。盤旋于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虵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淸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以下原空一葉凡十八行行十八字）

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卽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實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朱新仲說。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鼈。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尙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

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邮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卽自改尙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大悔卽焚方毀竈闔門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倏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嘗出示胡脩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回爲江西帥遣總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翛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翛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卽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橪憂之以問胡翛然有靳人謝與權世爲儒醫翛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翛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翛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翛然語陳橪橪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四事皆胡翛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及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襲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髣髴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爲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

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入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彦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吾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真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有接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未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未有子。奈何。曰。亦得一術。倣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掞時爲越州將領。家君曰。既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爲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

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煉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三十九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賓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縣人董酌說。

李辛憤冤

宣和末。饒州庚人李辛。爲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己。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亡。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纔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冤鬼所殺也。洪端說。

陳氏負前夫

陳德應橐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痛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瓊。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子夭。踰旬。陳氏病亡。陳懽世明說。陳與吳雖善。

李尚仁

王承可鈇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洧。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洧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右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頫首慘戄。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洧。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洧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才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朋儔洛陽朱希真敦儒皆記其事。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洧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覲于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既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大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閽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白篝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鐍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貢忠。

寶道人

桂縝、字彥栗。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流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疝。每作皆濱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鬚鬢皤然。曲僂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遂行。復回首。呼縝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寶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縝。縝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淸聳入鬢。着靑幅巾。暑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縝曰。先生

幸教我。此非我所能。盡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往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縝曰。得非般運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陰功。縝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高及孥累爲解。道人不懌。間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縝之父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乃呂洞賓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陽尉。歸至嚴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輿行數里。必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臥。有商人過。倚擔問曰。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坐立臥皆不可。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一裹。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徧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甫酌一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竇君也。

祝大伯

桂縝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即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貲枵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勅。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

如是三年告安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綵雲郁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顛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雋敏父命習進士業卽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三事桂巖說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天文五行志遂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尚氣好面折人人皆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尚書少汲直孺以祕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做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蔡尚書文饒巽帥杭常抑之須日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修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衝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丐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焉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閎退象前言必不妄既勑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勑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穎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沿邊

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彥國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火翁曰。近已藝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卻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絹。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言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濟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濟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甸爲酒侶。甸好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戰。甸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臥。忽出門呼甸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投拭。果得婺。聞南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

醴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何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二十里爲石踠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邸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即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食食已范人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抃爭捧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既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四 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卻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攜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教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途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閒凶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鬬殺。獄戶施金釘。圄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鞫獄官。內有戴牛耳幞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戮人。只念阿彌陁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云。由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與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媼纍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怏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卽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泝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髽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紿。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劒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卽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劒。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幷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江續之說。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眞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爲鼠數十成羣禾稼爲之一空眞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旦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僧希賜說）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爲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亟夢人（下缺一葉）二十六日也（余因說）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遨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鑠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戶外人聞咆擲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舁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爲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刀剚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捨、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愍、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繫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爲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水府判官

齊珦、字仲玉、饒州德興人、温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珦死兩日矣、珦所善汪堯臣言、珦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爲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珦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既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憂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堯臣說）

陳五鮅報

秀州人好以鮅爲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躑躅牀上、纔著席、卽呼嚢掖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

得鰍置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鰍爲鹽所蝕。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爲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鰍死時云。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兒倪。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率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覺。頃之方定。物既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臥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既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師云。高恩道說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

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同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上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癒且以爲執政後果癒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塡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

李益謙相之說相之孫公曾外孫也

胡克己夢

胡克己字叔平溫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妻曰吾夢棘闈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者第十一也蹔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溫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

獨酌項方強擔疲甚卽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卽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京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溫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淸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燄懼不敢起頃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廚滌器一神身絕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卽捨之復入廚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熙載宏昭說）

夷堅甲志卷第五 十八事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劍之西巖。道行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劍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撻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爲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爲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爲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座。慰謝大衆畢。卽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義鵲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温州赴福州侯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雙鸛巢其上。近爲雷所震。有蛇蛻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鸛。殿之前大松上。三鸛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鸛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鵲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鵲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爲三四。鵲亦不

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二事載說。熙

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嶽殿前有塔。鸛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瞥入海際。少時引二鶻至。徑趨塔表。銜蛇去。陳燿說。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爲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爲火焚則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潦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爲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菌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菴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蟒橫道。命僕舁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菌鮮澤可愛。即摘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遶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而同室僧皆無所覩。升即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開處。堂上呼盧。唱六作五。既

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者臚傳之義云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爐爲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攜食盤行次夜夢舊友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邸中施焉右四事皆陳爐說

人生鼈

予宗人性喜獵遇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闖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靈憑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爲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重吾罪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正字出通判邵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歛時倉卒遂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元即衡也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緉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至此家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即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

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斧爲三。附棟椽泥。皆墜碎。有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藉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倚柱側。意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推。先是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掣其尾不可出。既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爲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愴。既歸。夢父曰。我死卽爲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悸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實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眞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爲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爲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嚴康以子祁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桉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

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踢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擢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若谷說

劉氏寃報

高君贊福州人登進士第爲檀氏孀壻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爲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贊仕至

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檀氏與劉共處。劉年尚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死。眞蠱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強斂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搦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笞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君貺從子介卿說。

江陰民

林歗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皐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皐。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剖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元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溫州平陽縣道源山

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廚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遽前迎齧其頷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階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堦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卽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綀布道服請于（此下原闕一葉又五行）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虛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心資其利焚香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於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卽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珓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運鍰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窘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人今實無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無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千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遂遽齋戒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

陳寅伯明說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媼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于榻上旁有翦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夷堅甲志卷第六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入聞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熒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倥傯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尚無杯酒臠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眞是炙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祕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夐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爲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

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幷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申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爲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眞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爲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爲字。後數年。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冤句簿。子約罷免。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牓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牓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上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亦蘇粹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者筆。同行

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泯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葉平甫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稺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偈已又拜而穩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

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幷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梟鴟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曩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燿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旦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自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燿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泯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眞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卽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項卽熱。飲畢。含餘瀝噀壁間。復噀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鮮共食。時落日斜。照杵上鮮。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

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尚書裳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琮嘗入侍徽廟問汝在閩時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卽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爲

福如此。劉圖南說。

張謙中篆

張謙中、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爲人退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壻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彥振以爲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頗不樂。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鑷說之。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張善憚其人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絹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數至爲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逢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爲賦詩。數年間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溫左丞益出守。亦喜爲此游。且和元公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眞鳳池山也。而休證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惑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鏵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閱郡將多矣、無不爲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其一羅傪老畸、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鏵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郡士鄭東卿說、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宜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罌。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翔說。

夷堅甲志卷第七十七事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李郁光祖說。

李少愚

李少愚。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閒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卽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臥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抱得之。林亮功說。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靑。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

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卽抉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宣僧日智說。時在虎丘寺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欻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乂嶺。（與西鄉相去十餘里。）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卽往乂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某自度不償此債。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贖。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詳師開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

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齧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摽搆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此下原闕二十五行）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閒。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誤悔。

乃急束裝遽歸。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續說：紫乃昌祖姑壻也。）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庀裹事。後再試登第。（寧德人李長說。）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墨卿）爲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纔隔蘄黃。卽至舒。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鎭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卽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爲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老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爲兩浙漕。杭卒陳通積怒於有官君子。將爲亂。會顧君出巡吳興。通強抑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閘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爲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倩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値焦上。舶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舶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吼。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糴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可令此村曳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罰之。被陳眞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實於豬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疸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脂能制硫黃。茲用臟尤爲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功効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卽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舊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册。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羣鴉數十鳴譟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鬧。周速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温州瑞安縣簣嘗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衆疑其在。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販海往山東。爲僞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

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卽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朱亨叟說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毅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毅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毅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戴宏中履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敎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師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鰌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臥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鰌兀不動次日有殉其目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衆其脊骨皆中米臼用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會之、凡積酒未詩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榷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爲一老鶴、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寃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卽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智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

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攜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卽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寃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語此。必爲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爲金人簽軍者。三事皆陳季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卽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眞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簇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置其首。一置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

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實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訝。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療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眞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幷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林亮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錢。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鞫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攜囊橐獨宿。多殺之。投

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囚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啟。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房與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鈆華。卻憐當日鴛鴦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眞婦人之書。次韻者滿壁。

王彥楚夢中詩

王彥楚□□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初。將漕京西。遇寇至。彥楚腦間中刃。奔走墟落。聞農家舂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云。（三事黃訥說。）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斂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起

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梁玆夫說。

潘璟醫

潘璟、字温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燮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燮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温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卽能食。北湖吳則禮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土。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鳧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穜壻。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孿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

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眞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黃勛說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尚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閉糴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爲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撲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幷脊下。皆有斧跡。出青黑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六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死。則又欲匿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起。忽挈子往佗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甯。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煮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技。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啟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眞。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徧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

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壖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九 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益若爲饒解首。朱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辭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

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鏟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羹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鏟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黃履中禱子

黃鈇、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牓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絢紡三夢

絢紡、字公素。元姓句。犯上嫌名。遂增系爲絢。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遽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遽得者卽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遽者絢也。我已姓絢。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得已從

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繳公據納禮部。漫啟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爲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爲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牓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爲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爲公家子。隅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躍然甚喜。與之物。卽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右三事皆余執度丈特言。

俞翁相人

郡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甯。翁年既高。人尊之呼爲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爲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內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牓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甯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甯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羣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衆皆憮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還。過市羣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暮亂流而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陜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晡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間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嚥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甯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畸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洎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

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醴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甯趣其速行戒之如泰甯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丞嘗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爲縣五伯因追肖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爲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卽能談人意間事弃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投牒請自祈禱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卽趺坐積薪上民之輕慄禍賊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衆族觀至秉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衆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會張爲邑人甃治衢陌裒金數百萬或譖於鄒曰彼乾沒其半間道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泰甯謂縣

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爲五臺僧。若嘗病。費吾藥餌。今當館我以償。黃爲築庵香爐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爲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熱鼓門。驚覺。遲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輿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祟物。化爲美姝。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涔涔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它故。要是銀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丐爲禳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種。令秉火炬。設瓜果。資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緣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幷楮錢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爲至其居。命斸地丈許。得蒼狗。吽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即癒。又有倡弃籍歸一肯。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倡驚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肯固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撏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揭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恚而投繯。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魑魅。逆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泰甯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卓筆峯

泰甯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齊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絕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即應蔣穎叔使福建日過之爲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霧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邊人見輿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雲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猱援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修及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嵐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爲鄉人言如此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黃文蕃言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爲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云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既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譫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周濱受易

周濱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濱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濱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訝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鼻報無常濱行第三諸甥腳手忙熟搥三挺皂爛煮一鍋湯垢膩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三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聞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禹貢、得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掄告以死、令掄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贅、死兮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讖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曇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圈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爲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顛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爲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顛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讖先識也、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 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輿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卽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有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尙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卽去。翁卽杖策。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舩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實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恩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翌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

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卽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摒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說。）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九成。）爲牓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幷、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眞陽縣曲江村人吳琦。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

氏與其女被執。幷鄰社村婦數人偕行。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詬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爲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爲之傳云。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洸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腳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賽廟畢。飲胙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卽呻呼云。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卽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修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累貲爲嶺表冠。既奉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堊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圖閣陳述爲漕。俾鞫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其故。盛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締同官之好。至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贓。榜笞不可計。奏案上。方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死。比斷勅至。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英之南山寺。所追錄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爲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

削籍編置英州。太守寘之南山。時良已遷葬數日。殯宮空。欲述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卽居之。纔三四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卽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爲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徙江西云。三事英僧希賜言。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眞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爲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楹。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爲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常見瑞光中有貌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炯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傅雩彥濟言。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涸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梗。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縶。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間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

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張昭時爲縣令爲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爲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韋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爲眞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爲令聞之舁歸縣舍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愈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甯時爲觀望者礱去温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温舒

孟温舒爲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瘖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温舒械之曰彼恃廢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卽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傭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温舒遣執語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爲神明（郭樞密三益作温舒墓誌書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幷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蕝甚眾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

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鐙、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鐙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鐙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爲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鐙登第。紹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惠兵喏聲

黃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逆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喏。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黃文簫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甯初。以士人爲辟雍錄。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爲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千歲。趕上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爲口實。鄭樵說。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媼。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媼曰、娘子居何地。

曰、我寄崇甯寺西廊。媼既寤。卽入城至崇甯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媼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媼病隨愈。湖人吳价說。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鎭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尙肯三藏價誦我。卻不肯服我藥。既寤。卽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邊公式說。

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爲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媼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卽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壻蔣世永適相值。乃攜以歸。

佛救飜胃

平江僧惠恭。病飜胃。不能飮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雞至。前貓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雞。因驚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三事皆李鑒與幾叟說。